



GU DIAN SHI CI MAN HUA

古典诗词漫话

高章采 著

官场诗客



中华书局



GU DIAN SHI CI MAN HUA

古典诗词漫话

高章采 著

官场诗客

中华书局

MAH/63/09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官场诗客/高章采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4  
(古典诗词漫话)

ISBN 7-101-03994-4

I. 官… II. 高… III. 古典诗歌—文学欣赏—中  
国—明清时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9196 号

责任编辑:张 耕

古典诗词漫话

**官 场 诗 客**

高章采 著

\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6¼印张·113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0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---

ISBN 7-101-03994-4/1·520

## 出版说明

《古典诗词漫话》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,共15种,每种一个专题,它起自先秦的《诗经》,终于晚清的龚自珍,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。

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,谈诗论词的专著、论文数不胜数。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,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。每个时代的读者,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,除特殊情况外,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。而时代相隔,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障碍。时代距离愈远,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。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。

诗词也是如此。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,文会燕集中的歌吟,都是新鲜生动、荡人情思的。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,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,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,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。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“古典”,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。要恢复她的生气,就要拭去这层蛛网,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,乐于和她做朋友。久而久之,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。

像这样的工作,港台称之为“古典的现代化”;大陆原来

称为“鉴赏”，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。做这样的工作，高头讲章固不可废，但形式灵活、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。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。它用漫话的形式，将诗人的生命历程、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，着重艺术性、故事性和趣味性。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，每篇处理一首诗，或一个特定事件。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，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。举凡诗人轶事，诗作赏析，均能深入浅出，雅俗兼顾。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，也是学术小品，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。

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，原名“诗词坊”，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，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。既而引入台湾地区，也大受欢迎，在学林颇获好评。现在，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，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，并保留了部分插图，重新出版。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，能在两岸三地出版，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。

最后，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，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，以便我们今后把“古典的现代化”工作做得更好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3年6月

## 古典诗词漫话

闲坐说诗经

建安风骨

南朝诗魂

诗酒李太白

杜甫心影录

夜阑话韩柳

诗情与友情

晚唐风韵

浪迹东坡路

萧瑟金元调

纵放悲歌

官场诗客

清诗的春夏

剑气箫心

诗词话趣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人品与诗魂(小序)····· | 1  |
| 避乱簪清湖·····     | 6  |
| 南明覆亡的反思·····   | 10 |
| 种梅·赏梅·咏梅·····  | 15 |
| 欲断尘缘却难舍·····   | 20 |
| 民族英雄的赞歌·····   | 26 |
| 一曲悲歌哀松山·····   | 30 |
| 此生总悔负玉京·····   | 35 |
| 魂牵梦绕旧京华·····   | 39 |
| 海市景观·····      | 44 |
| 悼亡妻·····       | 50 |
| 苦雨寄深情·····     | 54 |
| 镇江旅思·····      | 58 |
| 陈圆圆与吴三桂·····   | 63 |
| 师生情谊·····      | 69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清代的捉船之风·····    | 76  |
| 十年重到石头城·····    | 80  |
| 北上途中·····       | 85  |
| 扬州抒怀·····       | 90  |
| 明月愁中看·····      | 95  |
| 生儿喜欢生女怜·····    | 99  |
| 哀哀科场案·····      | 103 |
| 柳敬亭与苏昆生·····    | 107 |
| 身受牵连的三案件·····   | 112 |
| 临终的忏悔·····      | 118 |
| 宦海浮沉·····       | 122 |
| 《嫁女词》的比兴手法····· | 127 |
| 神奇变幻的七夕诗·····   | 131 |
| 饮酒与做官·····      | 135 |
| 情场上的胜利者·····    | 140 |
| 柳如是与卓文君·····    | 145 |
| 除夜无如此夜良·····    | 150 |
| 鸳鸯湖惜别·····      | 154 |
| 情韵兼胜的《陌上花》····· | 159 |
| 雨后黄山更奇绝·····    | 164 |
| 风前桴鼓忆金山·····    | 169 |
| 一失足成千古恨·····    | 174 |
| 女中之丈夫·····      | 179 |
| 短命的小朝廷·····     | 185 |
| 狱中赋诗·····       | 189 |



古典诗词漫话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湖光山色面目非..... | 193 |
| 欲将秃笔扫群魔..... | 199 |
| 一颗红豆寄相思..... | 203 |

## 人品与诗魂(小序)

吴伟业(1609—1672)字骏公,号梅村,江苏太仓人。钱谦益(1582—1664)字受之,号牧斋,江苏常熟人。他们两位是在清初诗坛上处于盟主地位的人物,后来被人们奉为“开国宗匠”。

在明清星移斗换之际,中原板荡,经过血与火的洗礼,整个社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,汉族统治者被撵下了政治舞台。改朝换代的狂飙,使这两位诗坛巨匠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去。他们本是明朝大臣,后来却先后投入清廷的怀抱。这样的角色,在当时免不了受人唾骂,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列为“贰臣”。这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吗?不,应该看作是历史的大悲剧。

论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、声望和影响,钱谦益当在吴伟业之上。邹铤《有学集序》说:“牧斋先生产于明末,乃集大成。其为诗也,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,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,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,而浑融流丽,别具炉锤。”给

予很高评价。陈文述以为钱诗“沉郁藻丽，原本杜陵，逸情高致，远在梅村祭酒之上”。这些论述，虽不无道理，但也不尽如此。

钱谦益比吴伟业年长二十余岁，私交甚笃，甚至梅村老年得子，牧斋也赋诗祝贺（见《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》）。特别是梅村诗集付梓时，曾请牧斋为之作序，不用说，自有倚重之意。不过牧斋对梅村之诗也推崇备至，他在《序》中说：“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，有学而不能者；有可学而能者，有可学而不可能者；有学而愈能者，有愈学愈不能者。”他认为吴伟业之诗“文繁势变，事近景遥，或移形于跬步，或缩地于千里。泗水秋风，则往歌而来哭；寒灯拥髻，则生死而死生”，正是他所说的属于“可学而不可能者”之列，可见钱牧斋对吴诗颇为倾心。

平心而论，钱、吴之诗，各有千秋，自成大家。钱诗以雄浑奇诡、沉郁顿挫见长，而吴诗则多属抒心写性之作，如果将吴伟业仕清前后看作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（《梅村家藏稿》即将仕清之前的作品收入前集，仕清之后的作品为后集，可见作者的苦心），那么，前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是家国之恨，这是梅村诗魂之所在。后期作品中除抒写亡国之痛外，更多侧重于抒发个人身世的悲哀和内心的痛苦，诗风转向哀婉悲怆。事实上评论一位作家，“知人论世”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。因为诗魂是诗人政治理想、道德情操和美学思想的综合体现，所以人们在评论其作品时，必定要结合生平际遇，兼及为人，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。

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，历来评论家对钱、吴的评价不

一，分歧甚大。究其原委，大半因为两人都是失节大臣，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，尤其是钱谦益，人们对他的贬责甚多。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说：“谦益诗早年局度精整，沧海之后，善能造哀。文因肆奇恣，经史百家，旁及佛乘，悉供驱使，是以一时推为文宗。然其人奔竞热中，反复无端，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，不得谓苛。”这一看法，颇有代表性。“奔竞热中，反复无端”八字，确是一语中的。

例如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首，在南明弘光朝，为了获得一官半职，竟卖身投靠阉党余孽马士英、阮大铖，甚至不惜出卖灵魂，上疏为阮讼冤，颇为清流所不齿。此其一。其二，明代末年，女真族统治者在东北崛起，屡屡睥睨中原大地。钱谦益对东北边祸曾深表关切，这无疑是爱国心的流露。但曾几何时，当清兵铁蹄席卷中原、渡江南下之际，他却率先带领大臣们开城迎降，成了被人唾骂的“汉奸”。尽管他晚年曾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，但终未能洗尽其叛降的耻辱。因此，人们在天平上对他的人品进行衡量时，更多地倾向不满的一端。

钱诗“原本杜陵”之说，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如此，其实钱、杜品格的高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杜甫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人民深厚的爱，构成了杜诗的灵魂，而钱谦益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。由于钱谦益品格上的污点，对他的诗作恐怕不应作过高的评价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至于吴伟业，入清后他曾长期隐居乡里，以保持名节，后在新朝引诱、胁迫下，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之途。不过钱之降清和吴之仕清不仅时间有先后，而且性质也有所差

别。首先，钱谦益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，身居要职，在清兵南下之际，他非但不组织人民进行抗清斗争，而且率先开城迎敌，他的降清明显带有主动性质。而吴的仕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，这是他懦弱性格造成的悲剧。其次，钱是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久，脚根尚未站稳之时降清的，显然具有背叛明朝的性质，而梅村的仕清晚至顺治十年，即清政权统治中土已达十年之久，政局趋向相对稳定，清政府除了采用硬的一手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无情镇压外，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则采取安抚政策，广泛网罗人才为新政权服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吴伟业由他人推荐而仕清，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晚节有亏，但和钱牧斋的开城迎降不可等同视之。特别是钱降清之后，非但未有悔恨之意，而且还向清朝统治者献媚。史惇《恸余杂记》载：

豫王下江南，下令剃头，众皆汹汹。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，遽起，人犹谓其篦头也。须臾，则髡辮而入矣。

清初下令薙发，在平民百姓中曾引起轩然大波。因而牧斋领头薙发，自然遭人讥消。有人对钱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：“有文无行”。这也许太苛刻了些，但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评价。

吴伟业对自己未能坚守民族气节深感痛悔，仕清前后，内心充满矛盾。他在北上之前曾拜谒推荐他入朝的江南总督马国柱，吐露自己的心迹：“惭愧荐贤萧相国，邵平只合守瓜丘。”（《投赠督府马公》）表示愿意隐遁田园以了此一生。临到京之时，又一再表示“此身只合伴渔樵”，“白衣宣至白

衣还”。这些诗句，决非矫饰之辞。仕清之后，他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，几乎无时无刻不进行自我谴责。“我本淮王旧鸡犬，不随仙去落人间。”“忍死偷生廿载余，而今罪孽怎消除？”这类充满感伤的忏悔，淋漓尽致地将内心矛盾和痛苦和盘托出，令人难以卒读。在他诗中，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悔恨往往交织在一起，构成后期创作的特点。只因大节有损，使那些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篇什，也蒙上了灰尘，这是很可惜的。

对于古人，我们自然不必过分苛求，但人品的高下优劣，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。此外，我们还看到，在吴伟业的作品里，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，在揭露现实的黑暗，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方面，似乎都超过钱谦益，有着与同一时期诗人相比的更强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。因此，我们在这一小册子里比较侧重于介绍吴伟业，其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## 避乱攀清湖

在中国江南秀丽的古城苏州东南，有一湖泊叫攀清湖，百顷湖面，清澈见底。堤栽杨柳，鱼跃水中，花路若梦，渔歌杳渺。传说春秋时期范蠡离开越国时，曾取道于此，故湖名范迁。世传久远，音近而讹，称为攀清湖。这样一个土地膏腴、宛如仙境的地方，在腥风血雨的动乱年代却成为人们避乱逃生之所。

吴伟业的组诗《避乱》六首就是写在他避乱攀清湖之时。崇祯十七年(1644)甲申之变，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，不久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，建立了南明政权，它多少给人们以恢复中原的一线希望。遗憾的是，清顺治二年乙酉(1645)，清兵迅速向南推进，攻陷扬州，五月初渡过长江天险，从镇江、丹阳围攻南京，昏庸无能的弘光皇帝仓皇出逃，南明小朝廷就像一颗流星似的瞬间即逝。吴伟业也就从一位朝廷命官沦为平民百姓，随着混乱的人流开始了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。

从乙酉避乱开始,是吴伟业生活中的一大转折。清兵南下时,他匆忙回家,率领全家避乱攀清湖,尝够了国破家亡给自己带来的不幸。国运的衰微和个人的际遇交织在一起,就构成了这首组诗的基调。他将自己对时局的感慨,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全部倾注在这组诗中。《避乱》第一首主要是抒发他当时的心境:“我生江湖边,行役四方早。所历皆关河,故园迹偏少。归去已乱离,始忧天地小。从人访幽栖,居然逢浩渺?”这的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。自从他二十三岁科场得志后,身任要职,宦游九州,经历海内名山大川,无暇回到自己的家乡,而在离乱中才突然觉得天地是那样的狭小,找不到安身之处。从甲申到乙酉,朝改代换,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对吴伟业个人来说,他从一个明朝大臣,一变而成丧国的遗民,自然意识到自己命运与明朝的盛衰休戚相关。尽管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,但这却是现实。可以说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。如今,他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,产生了“定计浮扁舟,于焉得终老”的想法,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决心隐居山林,在攀清湖直至终老,这实际上是他当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思想反映。

组诗的第二、三、四首倒叙诗人从闻讯、出逃、行舟,以及到达攀清湖时的情景。“予也仓皇归,一时携百口。两桨连若飞,舟扁戢来久”。诗人携全家出逃时的艰难情形,在他另一首诗《攀清湖》序中,有详细的记述:“风雨大作,扁舟掀簸,榜人不辨水门故处,久之始达。”扁舟在大风大雨中本来驾驭就很困难,更因船工不辨水路而延长了旅途的时间。



当时诗人的亲父母和嗣父母都跟随身旁，两对白发双亲，“动止需人扶”，加上“妻妾病伶仃，呕吐当中途。长女仅九龄，余泣犹呱呱”。妻妾体弱，儿女幼小，长途跋涉，辛苦自知，“多累心常苦，遭时转自怜。干戈犹未作，已自出门难”。这是他避乱途中的真实写照。

诚然，一位真正的诗人，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一己之身和自己的一家，这组诗的视野是广阔的，他把避乱途中所见到的人民苦难都摄取到他的诗中：“却话来途中，所见具八九。失散追寻问，啼呼挽两手。屡休又急步，独行是衰朽。”“老稚争渡头，篙师露两肘，屡唤不肯开，得钱且沽酒。”老百姓在逃亡途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跃然纸上。正因为作者亲临其境，有切身感受，因此写来富有真实感，由于他在战乱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的人民，使他的思想有所变化，更同情人民的疾苦，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有利的影响。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规律在他身上也得到体现。

这组诗中还对南明政权的失败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。吴伟业作为南明政权的官员，他比一般的老百姓当然更了解朝廷的内幕：“天堑非不雄，哀哉日荒燕。嗟尔谋国徒，坐失江山半。长平篙起舞，扁舟疾如箭。可惜两河士，技击无人战！”直接痛斥和鞭挞了南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，祸国殃民。这批“谋国徒”身居高位，不以国事为重，终日沉醉在宴饮淫乐之中，纵有长江天险，却无法挽救南明政权的覆灭命运，痛惜南明将士虽有作战本领，却无人抵御清兵，白白断送了大好河山。诗人对南明统治者的不战而逃非常反感，加以抨击：“骤得口头信，龙关已不守。由来嗤早计，此日尽